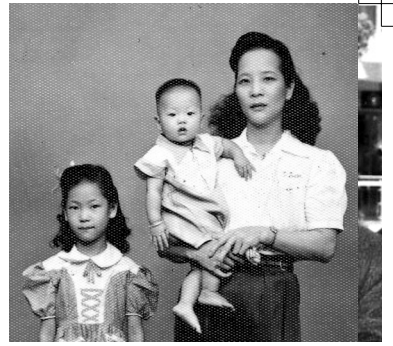


生命故事

母親

任燕瓊



今年的生日，靜悄悄地渡過了，可是心裡卻特別惦念起已去世的母親。常言道：生日就是母親日。這樣的形容，對我而言真是確切不已。

我在一個滂沱大雨的深夜來到這世界。那夜，父親冒著風雨交加，請來接生婦，在家裡迎接了他們第一個孩子：一個令他們詫異的，左手有六根指頭的女嬰。母親抱著女兒，把弄著有六根手指的小手。雖然是剛出生的孩子，但是，小手兒已懂得抓緊母親的指頭，那從左手姆指旁橫伸出來，一如小樹嫩芽似的小指頭，卻不安地尋找自己的位置（在童年的歲月裡，左手總是躲在衣角後面。長大之後，才驚覺同學們都在背後暗暗喊她做「十一」）。

那年，母親在睡夢中醒來，天已亮白，晨光和煦。她跑到浴室（廚房），洗澡，整理好自己，正要回到睡房，不料，眼前昏黑，雙腳一軟，整個人仆到床邊。慌張的父親把母親抬到床上，母親的雙腳自此癱瘓了幾個月。更甚的是，從此她的雙腿不時感到麻痺，不好走遠路。

那時，日軍佔領香港，不少居民紛紛北上回鄉避難。父母親帶著我夾在人群中，走難回內地。路上，父親背住襁褓中的女兒，摻扶著雙腳軟弱無力，行動不便的妻子，向廣州前行。母親產後感染風寒，身體羸弱，不夠奶水，於是，父親就熬了米漿水，讓嗷嗷待哺的我有一餐、沒一餐拉扯地吸吮著奶水滲雜粥水的營養，在沒有親人照顧下，他們到了廣州，再往北上，最後定居在上海。母親身體稍為好轉了。她開始發揮天賦的聰明和能幹的本領，當天擺地攤，做小販，甚至還做起買賣米糧的小生意，小夫妻胼手胝足生活在這大都會中，閒來到處遊逛，浸淫在幸福和喜悅的氣氛裡。也許，在母親的經驗裡，恐怕這是夫妻倆感情最是親密、溫馨濃郁的時光吧。

抗戰勝利，父母親帶著我，還有孀居的伯娘和她的兒子（我的堂哥哥），回到香港。父親在一間工廠當領班，人人都稱他為師傅。伯娘和母

親也在廠裡當女工。每天晚上，母女依偎著躺在床上，母親總愛擁抱著我，向我描述那百聽不厭的她在上海的小故事；母親總是雀躍地、興奮地描述的。

記得她帶我到著名的霞飛路（現在的淮海路吧？），在高尚的店鋪為我選購漂亮的裙子。記憶中有一張照片，我穿上綠色碎花，網上白色厘士的公主裙，站在穿上時髦，雅緻的恤衫西褲的母親身旁，照片裡，母親散發一股英氣，我的神情也嬌俏可人哩！

母親生於民國初年，她雖然祇進過學堂兩年，認得的字可不少，她對自己能夠背誦整篇總理（國父）遺囑，頗為自負。每天晚上，講完上海生活點滴，母親就會以虔敬、冀盼、驕傲、自信的聲調朗誦：「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餘年，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……現在革命尚未成功，凡我同志務須依照余所著建國方略……」

母親給我的庭訓，寶貴的遺產，就是對國家的感情。這對國家民族的情懷，對我日後選擇遠赴台灣升學有著深遠的影響力。但在當時，年幼的我，祇曉得帶著甜美的渴望進入夢鄉，因為睡醒了，我又可以跟著父親上茶樓，飲早茶，饞嘴的吃大飽。這是我在六歲前的生活點滴。

有一天的下午，我正站在三樓住處樓梯口。忽然，看到一個佝僂的身影，低著頭，蹣跚地，遲緩地爬上畢直的樓梯。她慢慢地爬到我面前，我才看到是母親。她的面孔像死灰一般蒼白，僵硬，扭曲；看也沒看我一眼，拖著身子，走進房裡，我錯愕地回到走廊，淚珠雖然湧到眼眶裡，可連著呼吸聲拼力地屏息著。

過了幾天，父母親帶我到一間酒家，喧鬧間，一個中年女人扶出一位穿粉紅衣服的年輕女子，向母親遞茶，母親給她改了一個名字，又給她紅封包。三姨抱著我，低聲說：「因為你係個女囉，又冇帶細佬嚟，所以妳爸爸咪要娶妾侍囉，佢就